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利的的外部环境下维持增长

---

作者：[Bertrand Gruss](#)、[Malhar Nabar](#) 和 [Marcos Poplawski-Ribeiro](#)

2017 年 4 月 10 日

此时此刻，你很有可能正通过一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组装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阅读这篇文章。你的身旁可能摆放着产于斯里兰卡或肯尼亚的茶。而且，你也许正坐在或即将坐上前往上海、圣保罗或圣彼得堡的飞机。

此类情形不胜枚举。但是，即便只是透过我们周围的几个例子，也可以轻易发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如今在全球经济方方面面发挥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作用变得愈发重要。

过去二十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完善了政策框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这对上述转变至关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在 [2017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 的研究所显示，外部环境在促进其崛起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这些经济体当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比它们最近几十年已经习以为常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然而，它们仍然可以通过采用正确的政策组合和继续加强体制框架的方式，从不利的条件中获取更大的增长动力。

### 外部环境的作用

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近 80%，这一份额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两倍。它们对于全球经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生产中心或者负责打包货物并运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枢纽。此外，它们作为消费品和服务的最终目的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现已占全球消费增长的近 85%，这一份额是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份额的两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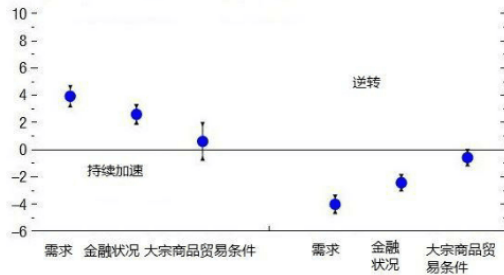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经济体已进一步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它们的进出口相对价格、外部需求，特别是外部金融状况，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它们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 1995 年至 2004 年这一时期，从 2005 年开始，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提高的 1.5 个百分点中大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功于资本流入的增加。久而久之，对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需求也对这些经济体的中期增长产生了更为强大的作用力。

在这些数字背后，外部环境已经影响到这些国家增长过程的性质。这些经济体中有几个过去经历了增长率不断变化的增长加速和逆转阶段。这些阶段似乎对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长期影响。本章认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会提高增长加速和逆转减少的可能性。

### 外部力量

外部环境影响增长持续加速和逆转的可能性。  
(增长事件概率的变化，百分点)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较复杂外部环境下的增长

在 2000 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环境特别有利——外部需求旺盛、资本流入相对充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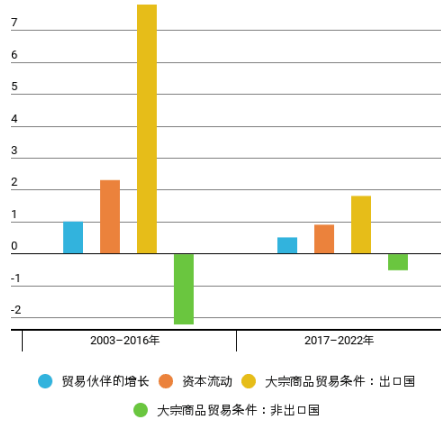
然而过去几年里，这些经济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危机后复苏进程缓慢，削弱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需求。中国通过再平衡调整使经济转向消费和服务业，减少了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自 2014 年起，更广泛而言，大宗商品周期出现拐点，降低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率。

外部环境的部分转变可能会持续下去。混杂其中的额外因素是发达经济体实行保护主义的风险以及外部金融状况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普遍收紧的状况。因此，相比过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增长动力可能会减弱。

### 面临压力

相比不久之前，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增长动力预计会减弱。

(实际和预计的外部环境，与2015-2016年平均值比较得出的百分点差异)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趋同的空间

尽管环境更为复杂，但是该章的分析认为，这些经济体仍然能够通过加强自身的体制框架、保护贸易一体化、允许实行灵活汇率以及控制高水平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大规模的公共债务所导致的脆弱性等措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较弱的增长动力。

上述部分政策还直接有助于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转变。毕竟这一组国家中 90% 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不到美国的一半，实现追赶型增长和趋同的空间依然很大。

\*\*\*\*\*



**Bertrand Gruss**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他就职于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欧洲部和西半球部。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乌拉圭中央银行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金融联系、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决定因素、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资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影响。Gruss 先生拥有欧洲大学学院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Malhar Nabar**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副处长。此前他就职于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工作范围涵盖中国和日本，并曾担任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团长。Nabar 先生的研究领域是金融发展、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他拥有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



**Marcos Poplawski-Ribeiro**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他就职于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和非洲部。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巴西、欧洲和美国的不同机构和大学工作和举办讲座，其中包括欧洲中央银行、联合国、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及巴黎政治学院。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和金融。Poplawski-Ribeiro 先生拥有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圣保罗企业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